

暖紅

坐

東

初

西

廂

部





西廂記五劇第五本

雜劇傳奇彙刻第一種

吳興凌濛初初成鑒定

夢鳳樓

校訂

暖紅室

張君瑞慶團圓雜劇

楔子

未引僕人上開云自暮秋與小姐相別。倏經半載之
際。托賴祖宗之蔭。一舉及第。得了頭名狀元。如今在
客館聽候聖旨。御筆除授。惟恐小姐挂念。且修一封
書。令琴童家去。達知夫人。便知小生得中。以安其心。

琴童過來。你將文房四寶來。我寫就家書一封。與我
星夜到河中府去。見小姐時。說官人怕娘子憂。特地
先著小人將書來。卽忙接了回書來者。過日月好疾
也呵。

仙呂賞花時。相見時。紅雨紛紛點綠苔。別離後。黃葉
蕭蕭凝暮靄。今日見梅開。別離半載。琴童我囑付你
的言語。記著。則說道。特地寄書來。下。僕云。得了這書。

星夜望河中府走一遭。下。

第一折

些下宜有時
字古本脫落

巨引紅娘上開云自張生去京師不覺半年杳無音
信。這些神思不快。妝鏡懶擡。腰肢瘦損。茜裙寬褪。好
煩惱人也呵。

商調集賢賓。雖離了我眼前。悶卻在心上。有。不。甫。能。
離。了。心。上。又。早。眉。頭。忘。了。時。依。然。還。又。惡。思。量。無。了。
無。休。大。都。來。一。寸。眉。峰。怎。當。他。許。多。顰。皺。新。愁。近。來。
接。著。舊。愁。厮。混。了。難。分。新。舊。舊。愁。似。太。行。山。隱。隱。新。
愁。似。天。塹。水。悠。悠。紅云。姐姐。往。常。鍼。尖。不。倒。其。實。不。
曾。閒。了。一。箇。繡。牀。如。今。百。般。的。悶。倦。往。常。也。曾。不。快。

將息便可不似這一場清減得十分利害。

逍遙樂旦唱曾經消瘦每徧猶閑這番最陡紅云姐

姐心兒悶呵那裏散心耍日唱何處忘憂看時節

獨上妝樓手捲珠簾上玉鈎空日斷山明水秀見蒼

烟迷樹衰草連天野渡橫舟旦云紅娘我這衣裳這

些時都不似我穿的紅云姐姐正是腰細不勝衣

挂金索旦唱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

芙蓉扣綫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

瘦僕人上云奉相公言語特將書來與小姐恰纔前

王元美獨賞此曲為俊語謂不減前不知數語止似佳詞曲中勝場不在此前

敵後曲自有勁

廳上見了夫人。夫人好生歡喜。著人來見小姐。早至

後堂。咳嗽科。紅問云：誰在外面？見科。紅見僕人。紅笑

云：你幾時來？可知道昨夜燈花報。今朝喜鵲噪。姐姐

正煩惱哩。你自來和哥哥來。僕云：哥哥得了官也。著

我寄書來。紅云：你則在這裏等著。我對俺姐姐說了

呵。你進來。紅見旦笑科。旦云：這小妮子怎麼。紅云：姐

姐大喜大喜。階姐夫得了官也。旦云：這妮子見我悶

呵。特故哄我。紅云：琴童在門首見了夫人了。使他進

來見姐姐。姐姐夫有書。旦云：慚愧。我也有盼著他的日

頭喚他入來。僕人見旦科。旦云。琴童。你幾時離京師。

僕云。離京一月多也。我來時哥哥去喫遊街棍子去

了。旦云。這禽獸不省得。狀元喚做誇官遊街三日。僕

云。夫人說的便是。有書在此。旦做接書科。

金菊香。早是我只因他去滅了風流。不爭你寄得書。

來。又與我添些兒證候。說來的話兒不應口無語。低

頭書在手。淚凝眸。旦開書看科。

醋葫蘆。我這裏開時和淚開。他那裏修時和淚修。多

管閣著筆尖兒未寫。早淚先流寄來的書。淚點兒兀

兀

徐文長云三書皆劣詩亦多惡觀會真記中崔與張書何等秀雅悲感而可如此草草耶秦中雜記曰進士及第後為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詩話曰進士杏園初曰探花郎少俊二人為探花使遍遊

自。有。我。將。這。新。浪。把。舊。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兩。

重。愁。且。念。書。科。張。珙。百。拜。奉。啟。芳。卿。可。人。妝。次。自。暮。

秋。拜。違。倏。爾。半。載。上。賴。祖。宗。之。蔭。下。託。賢。妻。之。德。舉。

中。甲。第。即。日。於。招。賢。館。寄。跡。以。伺。聖。旨。御。筆。除。授。惟。

恐。夫。人。與。賢。妻。憂。念。特。令。琴。童。奉。書。馳。報。庶。幾。免。慮。

小。生。身。雖。遙。而。心。常。邇。矣。恨。不。得。鵲。鵲。比。翼。叩。叩。並。

軀。重。功。名。而。薄。恩。愛。者。誠。有。淺。見。貪。饕。之。罪。他。日。面。

會。自。當。請。謝。不。備。後。成。一。絕。以。奉。清。照。玉。京。仙。府。探。

花。郎。寄。語。蒲。東。窈。窕。娘。指。日。拜。恩。衣。畫。錦。定。須。休。作。

西。南。已。第。五。關。漢。卿。續。本。四。暖。紅。室。

名園若他人
先折得名花
則被罰故此
詩言探花郎
正言其得第
耳非如今世
之第三名俗
本不解而誤
添第三名遂
有謂其前後
曲白稱狀元
之自相矛盾
者正未夢見
也
晚妝樓改作
至公樓猶言
私宅今為官
衙也唐人凡

倚門妝。

么篇

當日向西廂月底潛。今日向瓊林宴上搦誰承。

望跳東牆脚步兒占了。鼇頭怎想道惜花心養成折。

桂手脂粉叢裏包藏著。錦繡從今後晚妝樓改做了。

至公樓

旦云你喫飯不曾。僕云上告夫人知道。早晨

至今空立廳前。那有飯喫。旦云紅娘你快取飯與他

喫。僕云感蒙賞賜。我每就此喫飯。夫人寫書哥哥著

小人索了。夫人回書。至緊至緊。旦云紅娘將筆硯來。

紅將來科。旦云書卻寫了。無可表意。只有汗衫一領。

官官所居皆
 曰至公如云
 公館公廡故
 既為官則晚
 妝樓可為至
 公樓矣徐王
 皆云崔誇已
 識人故云晚
 妝樓可改作
 至公堂矣意
 亦通但唐時
 校士處亦如
 本朝稱至公
 堂耶況原言
 樓不言堂也
 舊本又有作
 誌公者不知
 何義

裏肚一條。鞵兒一雙。瑤琴一張。玉簪一枚。斑管一枝。

琴童你收拾得好者。紅娘取銀十兩來。就與他盤纏。

紅娘云。姐夫得了官。豈無這幾件東西。寄與他有甚

緣故。旦云。你不知道。這汗衫兒呵。搗搗弄也。王注謂醉而人扶攙之。非

梧葉兒。他若是和衣卧。便是和我一處宿。但黏著他

皮肉。不信不想我。溫柔。紅云。這裏肚要怎麼。旦唱。常

則不要。離了前後守著他。左右緊緊的繫在心頭。紅

云。這鞵兒如何。旦唱。拘管他胡行亂走。紅云。這琴他

那裏自有。又將去怎麼。

後庭花。旦唱當日五言詩緊趁逐。後來因七絃琴成

配偶。他怎肯冷落了詩中意。我則怕生疏了絃上手。

紅云玉簪呵有甚主意。旦唱我須有箇緣由。他如今

功名成就。則怕他撇人在腦背後。紅云斑管要怎的

旦唱湘江兩岸秋。當日娥皇因虞舜愁。今日鶯鶯為

君瑞憂。這九疑山下竹。共香羅衫袖口。

青哥兒都一般。啼痕湮透。似這等淚斑宛然依舊。萬

古情緣一樣愁。涕淚交流。怨慕難收。對學士叮嚀說

緣由。是必休忘舊。旦云琴童這東西收拾好者。僕云

理會得

醋葫蘆且唱你逐宵野店上宿休將包袱做枕頭怕

油脂膩展污了恐難耐倘或水浸雨濕休便扭我則怕乾時節熨不開褶皺一樁樁一件件細收留

金菊花書封雁足此時修情繫人心早晚休長安望來天際頭倚遍西樓人不見水空流僕云小人拜辭

即便去也且云琴童你見官人對他說僕云說甚麼

浪裏來煞且唱他那裏為我愁我這裏因他瘦臨行

時啜賺人的巧舌頭指歸期約定九月九不覺的過

如此煞尾詞
豈嫩筆所辦
從來世眼皆
取濃麗不識

當行故珠簾
掩映等句便
爲絕倒而此
等法皆抹殺
矣

西廂記

第五

了。小春時候。到如今。悔教夫婿覓封侯。
僕云：得了回書。星夜回俺哥哥話去。
下。

第二折

末上云：畫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驚人。本是舉過便除。奉聖旨。著翰林院編修國史。他每那知我的心。甚麼文章做得成。使琴童遞佳音。不見回來。這幾日。睡臥不寧。飲食少進。給假在驛亭中將息。早間太醫院著人來看視。下藥去了。我這病。虛扁也。醫不得。自離了小姐。無一日心閑也呵。

俗本作爲你
死少一死字
便失調矣

爆今本作報
不如爆字勝

中呂粉蝶兒從到京師思量心旦夕如是向心頭橫
倘著俺那鶯兒請醫師看診罷一星星說是本意待
推辭則被他察虛實不須看視

醉春風他道是醫雜證有方術治相思無藥餌鶯鶯

你若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兒死死四海無家一身

客寄半年將至僕上云我則道哥哥除了元來在驛

亭中抱病須索回書去見了科末云你回來了也

迎仙客疑怪這噪花枝靈鵲兒垂簾幙喜蛛兒正應

著短檠上夜來燈爆時若不是斷腸詞決定是斷腸

第一五關漢卿續本 七 暖紅室

漢宮秋劇管
喜信爆燈花

末句一本作
淚珠兒滴濕
了封皮上上

俊

詩僕云小夫人有書至此末接科寫時管情一作雨淚如絲

既不可何怎生淚點兒封皮上漬末讀書科薄命妾崔

氏拜覆敬奉才郎君瑞文几自音容去後不覺許時

仰敬之心未嘗少怠縱云日近長安遠何故鱗鴻之

杳矣莫因花柳之心棄妾恩情之意正念閒琴童至

得見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

辱相國之家譜也今因琴童回無以奉貢聊有瑤琴

一張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裏肚一條汗衫一領襪兒

一雙權表妾之真誠匆匆草字欠恭伏乞情恕不備

張旭即張顛
王伯良改爲
張芝然此句
不宜用韻

謹依來韻。遂繼一絕云。闌干倚徧盼才郎。莫戀宸京

黃四娘。病裏得書知。中甲窗。前覽鏡。試新妝。那風風

流流的姐姐。似這等女子。張琪死也死得著了。

上小樓。這的堪爲字史。當爲款識。有柳骨顏筋。張旭

張顛。羲之獻之。此一時。彼一時。佳人才思。俺鶯鶯世

閒無二。

么篇。俺做經咒般持符錄。般使高似金章。重似金帛。

貴似金貲。這上面。若命箇押字。使箇合史。差箇勾使。

則是一張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未拏汗衫兒。科休

爾時本作你
非韻

說文章則看他這鍼番。人間少有。

滿庭芳

怎不教張生愛爾。堪鍼工出色。女教為師。幾

千般用意。鍼鍼是可索尋思。長共短。又沒箇樣子。窄
和寬。想像著腰肢。好共歹。無人試。想當初。做時。用煞
那小心兒。小姐寄來這幾件東西。都有緣故。一件件
我都猜著。

白鶴子

這琴他教我閉門學。禁指留意譜聲詩。調養

聖賢心。洗蕩巢由耳。

一 這玉簪纖長如竹筍。細白似葱枝。溫潤有清香。瑩

巢由王伯良
以為箏笛之
誤東坡聽杭
僧維賢彈琴
詩歸家且覓
千斛水洗盡

潔無瑕玼

三這斑管霜枝曾棲鳳凰。淚點漬胭脂。當時舜帝慟娥皇。今日淑女思君子。

四這裏肚手中一葉綿。燈下幾回絲。表出腹中愁。果稱心閒事。

五這鞋襪兒鍼腳兒細似蠶子。絹帛兒膩似鷺脂。既知禮不胡行。願足下當如此。琴童你臨行小夫人對你說甚麼。僕云著哥哥休別繼良姻。末云小姐你尚然不知我的心哩。

快活三冷清清客店兒。風淅淅雨絲絲。雨兒零風兒
細夢迴時。多少傷心事。

朝天子四肢不能動止。急切裏盼不到蒲東寺。小夫

人須是你見時。別有甚閑傳示。我是箇浪子官人。風

流學士。怎肯帶殘花折舊枝。自從到此甚的是閑街

市。

賀聖朝少甚宰相人家。招婿的嬌姿。其間或有箇人

兒似爾。那裏取那溫柔。這般才思想鶯鶯意兒。怎不

教人夢想眠思。琴童來將這衣裳東西收拾好者。

此調係黃鍾
金在衡疑為
竄入王伯良
以語句不倫
前後重複工
拙天淵直刪

去良是然舊
本悉有姑存
之
祿字失韻復
與下重當有
誤王伯良改
爲須索用心
思

耍孩兒則在書房中傾倒箇藤箱子向箱子裏面鋪
幾張紙放時節用意取包袱休教藤刺兒抓住綿絲
高擡在衣架上怕吹了顏色亂穰在包袱中恐剝了
褶兒當如此切須愛護勿得因而

二煞恰新婚纔燕爾爲功名來到此長安憶念蒲東
寺。昨宵愛春風桃李花開夜。今日愁秋雨梧桐葉落
時。愁如是身遙心邈坐想行思。

三煞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爛時此時作念何
時止。直到燭灰眼下纔無淚。蠶老心中罷卻絲。我不

西廂記 第五
比遊蕩輕薄子。輕夫婦的琴瑟。拆鸞鳳的雄雌。

四煞不聞黃犬音。難傳紅葉詩。驛長不遇梅花使。孤
身去客三千里。一日歸心十二時。凭欄視聽江聲浩
蕩。看山色參差。

尾。憂則憂。我在病中喜。則喜你來到此。投至得人
魂。卓氏音書至。險將這害鬼病的相如盼望死。
下

第三折

淨扮鄭恆上。開云。自家姓鄭名恆字伯常。先人拜禮
部尙書。不幸早喪。後數年又喪母。先人在時曾定下

俺姑娘的女兒兒鶯鶯爲妻。不想姑夫亡化。鶯鶯孝服未滿。不曾成親。俺姑娘將著這靈櫬。引著鶯鶯回博陵下葬。爲因路阻。不能得去。數月前寫書來。喚我同扶柩去。因家中無人。來得遲了。我離京師。來到河中府。打聽得孫飛虎欲擄鶯鶯爲妻。得一箇張君瑞。退了賊兵。俺姑娘許了他。我如今到這裏。沒這箇消息。便好去見他。既有這箇消息。我便撞將去呵。沒意思。這一件事。都在紅娘身上。我著人去喚他。則說哥哥從京師來。不敢來見姑娘。著紅娘來下處來。有話

去對姑娘行說去。去去的人好一會了。不見來見姑娘。
和他有話說。紅上云鄭恆哥哥在下處。不來見夫人。
卻喚我說話。夫人著我來看他說甚麼。見淨科哥哥
萬福。夫人道哥哥來到呵。怎麼不來家裏來。淨云我
有甚顏色見姑娘。我喚你來的緣故是怎生。當日姑
夫在時曾許下這門親事。我今番到這裏。姑夫孝已
滿了。特地央及你去。夫人行說知。揀一箇吉日了。這
件事好和小姐一答裏下葬去。不爭不成合。一答裏
路上難廝見。若說得肯呵。我重重的相謝你。紅云這

一節話再也休題。鶯鶯已與了別人了也。淨云道不

得一馬不跨雙鞍。可怎生父在時曾許了我。父喪之

後。母到悔親。這箇道理。那裏有。紅云卽非如此說。當

日。孫飛虎將半萬賊兵來時。哥哥你在那裏。若不是

那生呵。那裏得俺一家兒來。今日太平無事。卻來爭

親。倘被賊人擄去。呵哥哥如何去爭。淨云與了一箇

富家。也不枉了。卻與了這箇窮酸餓醋。偏我不如他。

我仁者能仁。身裏出身的根腳。又是親上做親。況兼

他父命。紅云他到不如你。噤聲。

徐士範曰俚
雅互陳便是
當家

問肯王作謝
肯

王伯良曰兩
儀儀字得仄
聲乃妙
三才以下自
是本色而人
以為學究王
元美譏傷梅
香劇正以此

西廂記 第五

越調鬪鶻鴉賣弄你仁者能仁倚仗你身裏出身至

如你官上加官也不合親上做親又不曾執羔雁邀

媒獻幣帛問肯恰洗了塵便待要過門枉腌了他金

屋銀屏枉污了他錦衾繡裯

紫花兒序枉蠶了他梳雲掠月枉羞了他惜玉憐香

枉村了他滌雨尤雲當日三才始判兩儀初分乾坤

清者為乾濁者為坤人在中間相混君瑞是君子清

賢鄭恆是小人濁民淨云賊來怎地他一箇人退得

都是胡說紅云我對與你說

等語

天淨沙把河橋飛虎將軍。叛蒲東擄掠人民。半萬賊屯合寺門。手橫著霜刃。高叫道要鶯鶯做壓寨夫人。
淨云半萬賊他一個入濟甚麼事。紅云賊圍之甚迫。
夫人慌了。和長老商議。拍手高叫兩廊。不問僧俗。如退得賊兵的。便將鶯鶯與他爲妻。忽有遊客張生。應聲而前曰。我有退兵之策。何不問我。夫人大喜。就問其計何在。生云。我有一故人白馬將軍。見統十萬之眾。鎮守蒲關。我修書一封。著人寄去。必來救我。不想書至。兵來。其困卽解。

小桃紅。洛陽才子善屬文。火急修書信。白馬將軍到
 時分滅了烟塵。夫人小姐都心順。則爲他威而不猛。
 言而有信。因此上不敢慢於人。淨云我自來未嘗聞
 其名。知他會也不會。你這箇小妮子賣弄他借多。紅
 云便又罵我。

金蕉葉。他憑著講性理齊論魯論。作詞賦韓文柳文。

他識道理爲人敬。人俺家裏有信。行知恩報恩。

調笑令。你值一分。他值百十分。螢火焉能比月輪。高

低遠近都休論。我拆白道字。辯與你箇清渾。淨云這

爲人敬人無
 非譽生語知
 恩報恩自然
 說將鶯謝張
 王改爲爲人
 做人而又言

知恩報恩說
張生好處則
無謂矣
拆白道字頂
真續麻皆元
劇中語

小妮子省得甚麼拆白道字。你拆與我聽。紅唱君瑞、
是箇肖字。這壁著箇立人。你是箇木寸馬戶。巾淨
云木寸馬戶。巾。你道我是箇材頭。我祖代是相
國之門。到不如你箇白衣餓夫窮士。做官的則是做
官。

秃厮兒紅唱他憑師友君子務本。你倚父兄仗勢欺
人。齷鹽日月不嫌貧。治百姓新民傳聞。

聖藥王這厮喬議論。有向順。你道是官人則合做官
人。信口噴不本分。你道窮民到老。是窮民。卻不道將

相出寒門。淨云這樁事都是那長老禿驢弟子孩兒。

我明日慢慢的和他說話。

麻郎兒。紅唱他出家兒慈悲為本。方便為門。橫死眼

不識好人。招禍口不知分寸。淨云這是姑夫的遺留。

我揀日牽羊擔酒。上門去看姑。娘。怎。麻。心。發。落。我。

徐士範曰中
原諺語

么篇。紅唱訕。劬。發。村。使。狠。甚。的。是。軟。款。溫。存。硬。打。推。
強。為。眷。姻。不。觀。事。強。諧。秦。晉。淨云姑。娘。若。不。肯。著。一

三十箇伴。儻。擡。上。轎。子。到。下。處。脫。了。衣。裳。趕。將。來。還

你。一。箇。波。婆。娘。

元人謂身爲
軀老謂錢爲
鏹老蓋市語
今人亦猶有
以老爲市語
者惟脆與死
乃詈語徐謂
軀老爲鄙賤
人語未攷
言其非韓何
一流中人猶
俗云只好做
地腳下泥之
謂下風左壁

絡絲娘紅唱你須是鄭相國嫡親的舍人須不是孫

飛虎家生的莽軍喬嘴臉脆軀老死身分少不得有

家難奔淨云兀的那小妮子眼見得受了招安了也

我也不對你說明日我要娶我要娶我娶娶紅云不嫁你不

嫁你

收尾佳人有意郎君俊我待不喝采其實怎忍淨云

你喝一聲我聽紅笑云你這般頹嘴臉則好偷韓壽

下風頭香傳何郎左壁廂粉下淨脫衣科云這妮子

擬定都和那酸丁演撒我明日自上門去見俺姑娘

語甚俊他解
甚舛詳解證

則做不知。我則道張生贅在衛尚書家。做了女婿。俺
姑娘最聽是非。他自小又愛我。必有話說。休說別箇。
則這一套衣服也衝動他。自小京師同住。慣會尋章
摘句。姑夫許我成親。誰敢將言相拒。我若放起刁來。
且看鶯鶯那去。且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帶雨心。
下夫人上云。夜來鄭恆至。不來見我。喚紅娘去問親
事。據我的心。則是與孩兒是。況兼相國在時已許下
了。我便是違了先夫的言語。做我一箇主家的不著。
這厮每做下來。擬定。則與鄭恆。他有言語。怪他不得。

也料持下酒者。今日他敢來見我也。淨上云來到也。
不索報覆。自入去見夫人。拜夫人哭科夫人云。孩兒。
既來到這裏。怎麼不來見我。淨云小孩兒有甚嘴臉。
來見姑娘。夫人云鶯鶯爲孫飛虎一節。等你不來。無
可解危。許張生也。淨云那箇張生。敢便是狀元。我在
京師看榜來。年紀有二十四五歲。洛陽張珙。誇官遊
街三日。第二日。頭答正來到衛尚書家門首。尚書的
小姐十八歲也。結著綵樓。在那御街上。則一球正打
著他。我也騎著馬。看險些打著我。他家龔使梅香十

餘人把那張生橫拖倒拽入去。他口叫道：我自有一妻。我是崔相國家女婿。那尙書有權勢氣象。那裏聽則管拖將入去了。這箇卻纔便是他本分出於無奈。尙書說道：我女奉聖旨結綵樓。你著崔小姐做次妻。他是先姦後娶的。不應取他。鬧動京師。因此認得他。夫人怒云：我道這秀才不中擡舉。今日果然負了俺家。俺相國之家。世無與人做次妻之理。既然張生奉聖旨娶了妻。孩兒你揀箇吉日良辰。依著姑夫的言語。依舊入來做女婿者。淨云：倘或張生有言語。怎生夫。

人云放著我哩。明日揀箇吉日良辰。你便過門來。淨
云。中了我的計策了。準備筵席茶禮花紅。剋日過門
者。同下。潔上云。老僧昨日買登科記看來。張生頭名
狀元。授著河中府尹。誰想夫人沒主張。又許了鄭恆
親事。老夫人不肯去接。我將著殺饌。直至十里長亭
接官。走一遭。下。杜將軍上云。奉聖旨。著小官主兵蒲
關。提調河中府事。上馬管軍。下馬管民。誰想君瑞兄
第一舉及第。正授河中府尹。不曾接得。限見得在老
夫人宅裏。下。擬定乘此機會成親。小官牽羊擔酒。直

至老夫人宅上。一來慶賀狀元。二來做主親與兄弟成此大事。左右那裏將馬來到河中府走一遭。下

第四折

夫人上云。誰想張生負了俺家。去衛尙書做女婿去。今日不負老相公遺言。還招鄭恆爲婿。今日好箇日子。過門者。準備下筵席。鄭恆敢待來也。末上云小官奉聖旨。正授河中府尹。今日衣錦還鄉。小姐的金冠霞帔都將著。若見兩隻手。索送過去。誰想有今日也。呵。文章舊冠乾坤內。姓字新聞日月邊。

雙調新水令玉鞭驕馬出皇都。暢風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職。昨日一寒儒。御筆親除將名姓翰林註。駐馬聽張琪如愚。酬志了三尺龍泉萬卷書。鶯鶯有福穩請了五花官誥七香車。身榮難忘借僧居。愁來猶記題詩處。從應舉。夢魂兒不離了蒲東路。末云接了馬者。見夫人科。新狀元河中府尹婿張琪參見。夫人云。休拜休拜。你是奉聖旨的女婿。我怎消受得你拜。

喬牌兒末唱我謹躬身問起居。夫人這慈色爲誰怒。

我則見丫鬟使數都厮覷。莫不我身邊有甚事故。末云小生去時。夫人親自餞行。喜不自勝。今日中選得官。夫人反行不悅。何也。夫人云。你如今那裏想着俺家道。不得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我一箇女孩兒。雖然妝殘貌陋。他父爲前朝相國。若非賊來。足下甚氣力。到得俺家。今日一旦置之度外。卻於衛尙書家作婿。豈有是理。末云。夫人聽誰說。若有此事。天不蓋地。不載。害老大小疔瘡。

雁兒落 若說著絲鞭士女圖。端的是塞滿章臺路。小

徐改此閒爲
故園夫蒲東

路豈故國乎
且乎太文與
別處對非當
行也況字宜
用平仄則
拘矣
畜生元曲有
作丑生醜生
者一義北無
畜字正音耳

生阿此閒懷舊恩。怎肯別處尋親去。

得勝令。豈不聞君子斷其初。雍熙樂府作我難忘有恩處我怎肯忘得有恩處。那

一箇賊畜生行嫉妬。走將來。老夫人行厮閒阻。不能

勾嬌姝。早共晚施心數。說來的無徒。遲和疾上木驢。

夫人云。是鄭恆說來。繡球兒打著馬了。做女婿也。你

不信呵。喚紅娘來問。紅上云。我巴不得見他。元來得

官回來。慚愧。這是非對著也。末背問云。紅娘小姐好

麼。紅云。為你別做了女婿。俺小姐依舊嫁了鄭恆也。

末云。有這般蹉蹊的事。

慶東原

那裏有糞堆上長出連枝樹淤泥中生出比

目魚。不明白。展污了姻緣簿。鶯鶯呵。你嫁箇油煤糊

猴的丈夫。紅娘呵。你伏侍箇烟薰貓兒的姐夫。張生

呵。你撞著箇水浸老鼠的姨夫。這厮壞了風俗傷了

時務。

喬木查紅唱妾前來拜覆。省可裏心頭怒。閒別時來

安樂否。你那新夫人何處居。比俺姐姐是何如。末云

和你也。葫蘆題了也。小生爲小姐受過的苦。諸人不

知。瞞不得你。不甫能成親焉有是理。

省可裏猶猛
呵裏也王謂

此忽雜入鶯
紅俱唱北劇
之變體也雍
熙樂府此曲
在慶東原前

減省些則下
數語何謂

夫人誥勅以
下二語本調
添句故不必
韻詳前第四
本第四折

攪爭琶小生若求了媳婦則目下便身殂怎肯忘得

待月迴廊難撇下吹簫伴侶受了些活地獄下了些

死工夫不甫能得做妻夫見將著夫人誥勅懸君名

稱怎生待歡天喜地兩隻手兒分付與你剗地到把

人脏証紅對夫人云我道張生不是這般人則喚小

姐出來自問他叫旦科姐姐快來問張生我不信他

直恁般薄情叫見他呵怒氣冲天實有緣故旦見末

科末云小姐問別無恙旦云先生萬福紅云姐姐有

的言語和他說破旦長吁云待說甚麼的是

西廂記 第五 關漢卿續本 二十一 暖紅室

沈醉東風不見時。在備著千言萬語得相逢。都變做

短歎長吁。他急攘攘卻纔來。我羞答答怎生覷。將腹

中愁恰待伸訴。及至相逢一句也無則道箇先生萬

福。旦云張生俺家何負足下。足下見棄妾身去。衛尙

書家爲婿。此理安在。末云誰說來。旦云鄭恆在夫人

行說來。末云小姐如何聽這廝張珙之心。惟天可表。

落梅風。從離了蒲東路。來到京北府。見箇佳人世不

曾回顧。便揣箇衛尙書家女孩兒爲了眷屬。曾見他

影兒的也教滅門絕戶。末云這一樁事都在紅娘身

上。我則將言語傍著他。看他說甚麼。紅娘。我問人來。
說道你與小姐將簡帖兒去喚鄭恆來。
紅云。癡人。我不合與你作成。你便看得我一般了。

甜水令。君瑞先生不索躊躇。何須憂慮。那厮本意糊突。俺家世清白。祖宗賢良。相國名譽。我怎肯他根前寄簡傳書。

折桂令。那喫敲才怕不口裏嚼蛆。那厮待數黑論黃。惡紫奪朱。俺姐姐更做道軟弱囊揣。怎嫁那不值錢人樣猥駒。你箇東君索與鶯鶯做主。怎肯將嫩枝柯

人樣猥駒即馬牛襟裾之

意謂之爲畜類也。猴音加。即猪左傳與。猴從己是也。徐註猴駒是。猴樣人也。此不能仰之疾。是爲戚施。蓋見煮熟之蝦。爬背而妄意之。並猴字亦不識矣。王伯良直改爲蝦。而亦從其說。蓋俗本亦有刻蝦字者耳。

折與樵夫。那厮本意囂虛。將足下虧圖。有口難言。氣音響夯破胸脯。紅云張生。你若端的不曾做女婿呵。我去夫人根前。一力保你等那厮來。你和他兩箇對證。紅見夫人云。張生並不曾人家做女婿。都是鄭恆謊。等他兩箇對證。夫人云。既然他不曾呵。等鄭恆那厮來對證了呵。再做說話。潔上云。誰想張生一舉成名。得了河中府尹。老僧一逕到夫人那裏慶賀。這門親事幾時成就。當初也有老僧來。老夫人沒主張。便待要與鄭恆。若與了他。今日張生來。卻怎生。潔見末敘寒。

溫科對夫人云。夫人今日卻知老僧的是。張生決不
是那、一、等、沒、行、止、的、秀、才。他如何敢忘了夫人。況兼
杜將軍是證見。如何悔得他這親事。且云張生此一
事。必得杜將軍來方可。

雁兒落

他曾笑孫龐真下愚。若是論賈馬非英物。正

授著征西元帥府。兼領著陝右河中路。

得勝令。是啗前者護身符。今日有權術。來時節。定把

先生助。決將賊子誅。他不識親疏。啜賺良人婦。你不
辨賢愚。無毒不丈夫。夫人云。著小姐去卧房裏去者。

王伯良曰末
二句言正管
得鄭恆著也

旦下。杜將軍上云：下官離了蒲關，到普救寺。第一來慶賀兄弟，第二來就與兄弟成就了這親事。未對將軍云：小弟託兄長虎威，得中一舉。今者回來，本待做親。有夫人的姪兒鄭恆來，夫人行說道：你兄弟在衛尚書家作贅了。夫人怒欲悔親，依舊要將鶯鶯與鄭恆。焉有此理。道不得箇烈女不更二夫。將軍云：此事夫人差矣。君瑞也是禮部尚書之子，況兼又得一舉。夫人一不招白衣秀士，今日反欲罷親，莫非理上不順。夫人云：當初夫主在時，曾許下這廝，不想遇此。

一難。虧張生請將軍來殺退賊衆。老身不負前言。答
招他爲婿。不想鄭恆說道。他在衛尙書家做了女婿
也。因此上我怒他。依舊許了鄭恆。將軍云。他是賊心
可知道。誹謗他。老夫人如何便信得他。淨上云。打扮
得整整齊齊的。則等做女婿。今日好日頭。牽羊擔酒。
過門走一遭。未云。鄭恆你來怎麼。淨云。苦也。聞知狀
元回。特來賀喜。將軍云。你這厮怎麼要誑騙良人的
妻子。行不仁之事。我根前有甚麼話說。我聞奏朝廷。
誅此賊子。

落梅風末唱你硬撞入桃源路。不言箇誰是主被東。君把你箇蜜蜂兒攔住。不信呵去那綠楊影裏聽杜宇。一聲聲道不如歸去。將軍云那厮若不去呵。祇候拏下。淨云不必拏。小人自退親事與張生罷。夫人云相公息怒。趕出去便罷。淨云罷罷。要這性命。怎麼不如觸樹身死。妻子空爭不到頭。風流自古戀風流。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淨倒科夫人云俺不曾逼死他。我是他親姑娘。他又無父母。我做主葬了者。著喚鶯鶯出來。今日做箇慶喜的茶飯。著他兩

日見成合者且紅上未日拜科

沽美酒未唱門迎著駟馬車戶列著八椒圖四德三

從宰相女平生願足託賴著眾親故

太平合若不是大恩人拔刀相助怎能勾好夫妻似

水如魚得意也一作常記得當時題柱尤俊當時題柱正酬了今生夫婦自古相

女配夫新狀元花生滿路使臣上科

錦上花未唱四海無虞皆稱臣庶諸國來朝萬歲山

呼行邁義軒德過舜禹聖策神機仁文義武朝中宰

相賢天下庶民富萬里河清五穀成熟戶戶安居處

舊本有使臣上科四字此必有勅賜常套科分故後清江引云然以常套故止言科而不詳耳猶前云發

百自巳 第五 關漢卿續本 二西 暖紅室

科了雙鬪醫
科範了之類
俗本以四海
無虞爲使臣
上唱謬非

無情王改無
緣意亦佳

西廂記 第五
處樂土鳳凰來儀麒麟屢出

清江引謝當今盛明唐聖主勅賜爲夫婦永老無別

離萬古常完聚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隨尾則因月底聯詩句成就了怨女曠夫顯得有志

的狀元能無情的鄭恆苦下

題目 小琴童傳捷報 崔鶯鶯寄汗衫

正名 鄭伯常干捨命 張君瑞慶團圓

西廂記五劇第五本終

西廂記考據

會真記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於李益開門風

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

來其詞乃齊梁人話又在益先矣尤袤全唐詩話載顧玄緯會真記

雜錄卷四按全唐詩話無此一條不知玄緯何所據羅懋登本亦因之或即從顧本出也夢鳳識

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

月空度可憐宵此兩句雖小說實佳句僕謂上聯在

李君虞集中此即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

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

西廂記
君趁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
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朓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
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

野客
叢書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爲首俗傳作於關漢卿或以爲
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余閱錄鬼簿乃王實甫
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
蕖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盛行於時

都穆
南濠

詩話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閒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父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輩咸富有才情兼善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閒又稀辨搗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

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

往合而舉之良可笑也王世貞真藝苑卮言

西廂久傳爲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爲王實夫者謂
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
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閱太和正音
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廂爲首漢卿六十一本不載
西廂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
裙染榴花睡損臙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綫脫
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

減前

王世貞曲
藻下同

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
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潤
梁園萬頃田東風搖曳垂楊綫游絲牽惹桃花片珠
簾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鐸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
號半天風雨灑松梢不近喧譁嫩綠池塘藏睡鴨白
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是駢儷中景語手掌兒裏
奇擎心坎兒裏溫存眼皮兒上供養哭聲兒似鶯囀
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

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
玉容寂寞梨花朶臙脂淺淡櫻桃顙是駢儷中情語
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畫兒裏愛寵拄著拐幫
閒鑽嬾縫合唇送暖偷寒昨夜箇熱臉兒對面搶白
今日箇冷句兒將人厮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
儷中諱語落紅滿地臙脂冷夢裏成雙覺後單是單
語中佳語只此數條他傳奇中不能及

今王實甫西廂記爲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
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關漢卿自有城南

柳緋衣夢竇娥冤諸雜劇聲調絕與鄭恆問答語類
郵亭夢後或當是其所補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
不及王然元世習尙頗殊所推關下卽鄭何元朗亟
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概與關出入豈元人以
此當行耶要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畫耳

胡應麟少

空山房筆叢莊嶽
禾女談下下同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末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騙馬
今俗說但以騙爲竊盜之義而實非也程泰之演繁
露所載甚明實父蓋用其意今錄於後云嘗見藥肆

鬻脚藥者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
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人爲
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言蜀馬既已短小
而又臨階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通典曰武
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閒教人習騙以上俱繁露說據此則騙
本非盜竊之義與今俗說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
緣張踰牆樓崔故以騙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
見措意之工程所引唐人譏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
作見孟啟本事詩又東京夢華錄載百戲中有騙馬

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閒騙字音義如此今

率以爲盜竊舉世一辭殊可笑也

今琵琶戲中有用此字者俗流妄增

王實甫關漢卿大概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
祖時人陶氏輟耕錄云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播四
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云
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
難道風流種詭殺尋芳蜜蠶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
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
嘗以譏謔加之關極意酬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

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信詢其由眾對此玉筯也關曰是噪耳何玉筯爲眾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籌耳凡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噪也觀此關之爲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達與關善得非卽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推惜無他據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敦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琵琶特創規矧無古無

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

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闕上余以琵琶雖極天
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於動
人異時俗尙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
摸索之不幾於齊東下里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
逸發處自是盧駱豔歌温韋麗句恐將來永傳竟在
彼不在此金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閒草堂人口膾
炙是其驗也

或謂戲曲無可廢理夫唐宋優伶所習
今絕不省何狀元北戲自西廂外亦殊

少傳
者矣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爲各極其工然
勝國詩文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烜赫史書至
樂府絕出古今如王關諸子亡論生平履歷卽字里
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藝之末途非不朽之前著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
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
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
絃唱小戲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
一變而爲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

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
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
頗得梗概漫識於後好事雅流或亡譏焉

元雜劇中末卽今戲文中生也攷鄭德輝倩女關漢
卿竇娥皆以末爲生此外又有中末蓋卽今之外耳
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卽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珙
爲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
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
例矣青樓集又有駕頭恐卽引戲之稱俟攷

院本止四折其中有餘情難概入四折者則又有楔子楔子止一二小令非長套也其牌名止有賞花時端正好耳四折首必仙呂未必雙調中二折雜用此一定之規也亦有二三折先用雙調而末用別調者其變耳十不得一也人有見余雜劇而疑余折數少者余曰此元體不可多也又或有詰之者曰西廂何以二十折不知西廂是五本正是四折之體故每四折完則有題目正名四句如老夫人閉春院崔鶯鶯燒夜香小紅娘傳好事張君瑞鬧道場是也是一本

之體已完故亦小具首尾前有賞花時二段楔子也
遊藝中原首折仙呂也梵王宮殿月輪高末折雙調
也而尾聲終則又別取一韻以絡絲娘煞尾結之多
爲承上接下之詞以引起下本如只因閉月羞花容
貌幾致得翦草除根大小爲下飛虎張本是也考元
劇有一事而各爲數本者則情同而本異如李亞仙
陳琳崔護之類余紅拂亦然有數本而共衍一事者
則情聯而本分如西廂之類余所未脫稿吳保安亦
然人自目前草草忽過不知其體而妄作妄議止可

爲識者一笑新坊刻以題目正名及絡絲娘煞尾爲贅而刪之則尤可笑又不識何物而有存有去則更可笑又北曲無別腳止末旦外淨末卽南曲之所謂生也有副之者則曰沖末卽南曲之小生也未妝秀士或稱細酸或稱酸旦有沖旦卽南之貼旦有外旦是外所扮卽南老旦至今西廂舊本首折猶有外扮老夫人可考也外妝官人則稱狐妝老母則稱卜妝村老則稱字而淨妝旦則稱花旦或稱茶旦妝盜賊則稱邦總之止是四腳色而異其名唱者止一人非

末卽旦其有前後另是人名而亦唱者是卽以末旦
腳色換扮之易名而不易人也餘人不唱一句卽沖
末沖旦亦無唱者此自北曲之體如此今填詞家以
南名入北本有生有丑等字旣已非倫而一折之中
更唱迭和悉失北本一人爲樁之法使深於演北之
優人固知其不可當場也反有疑余所度者若何止
四折若何止一人唱若何無生而止末若何有狐卜
等爲何物刺刺問余余安能人辨之而人解之先輩
云王敬夫習三年唱曲乃度曲余謂猶少習三年做

戲詳書此以俟觀者自理會

濛濛初說
五會真六幻

載閱遇
幻因

會真記者唐僕射元公微之追記往遇而作也初微之弱冠客蒲私於鄭女鶯鶯氏每醺驩縛劄以通惠好不數載萌悔各棄之去迺媒放自嫌佞避他姓稱張生云其遊楊景山李公垂知異之遭之詩歌備載麗情傳奇及野客叢書蓋昉之會真者種有幾也迨宋比紅兒詩解並蘇內翰注指張生爲張籍是不惟與張元放勝時日矛盾第於鋤楸君房諸編並未之參諗邪況元銘其鄭姨並白韓兩家爲元志已妻二

文尤爲左券此固不待王銍所辨亦彪彪明矣昔稱
周秦紀春夢錄並會真記鈞之自陳其失余爲不然
嘗聞詩之抑戒書之秦誓易之復自道孔子咸有取
焉乃知元之震於無咎猶有秦衛之遺豈徒自旃之
耳哉余獨怪夫金元晚代肇填曲子故校士效題崔
張事時董學士關院尹輩曠美元記而記之悉署其
禰曰西廂其嘲風弄月之思釘壁投梭之態咸自會
真始植樂府者流知西廂作於關董而不知錄鬼簿
疏云王實甫作豈實甫漢卿俱家大都而遂誤邪抑

關本有別行者邪今董記已刻之吳門惟王四大齣
外或稱關補是徒競鬪纖穠瀟積篇什窳且狗襲譌
僞誰暇遠叶制作之原若其教坊部頭不過究坐立
之伎習樂句之節於二記崩然孰知爲阿誰作乎茲
咨凡俗所宜契者附西廂記契之其論律殺調舊相
鞞者余麀爲夔夷而櫛比之復拾崔張本末以益之
於諺帙豈但爲鼎革悔尤標幟材俊而已乎爰語辭
客爲歌工告之故壬戌中秋前攝朱明洞天仙史顧
立緯漫題於泝涑谿上

越五稔隆慶改元春仲仍過
陽羨輟棹溪瀆載出舊編對

勘一過曾無錯漏寔惟題之昔校之今盡客斯境豈
數之偶爾邪迨行李抵舍居三歲而入之梓漢人云
書非一頓而成者自古記之矣况頭白易而汗青難
毋特居巢子所歎玄緯重題刻竟客造余日衛老
禽生將更沫漂羽沈以傾子耶子胡不危之余謝之
曰高唐洛川楚魏神其事飛燕麗娟伶郭猶傳以傳
顧余憐才輕死不下往哲於傾危宵人何慮余自啤
歸園北朝露我身奚待人之媒蝎我也其利齒兒辟
則國制迎而吹焱而馳無不噬之縱凶吉不辨莫能
以桀毀堯也客慚而退吾是以刻徂暑閏月朔湛岷

山樵志 顧玄緯增
編會真記雜錄序

古今之聲容色澤以姝麗稱者豈特一崔氏哉而崔
張之事盛傳於世得非以爲之記者其詞豔而富也
崔記備於元微之宋王銍趙德麟輩摶織之以爲其

西廂記
事出於微之託張以自況旁引曲證遂成讞獄此亦
足償其志淫之罪金有董解元者演爲傳奇然不甚
著至元王實甫始以繡腸創爲豔詞而西廂記始膾
炙人口然皆以爲關漢卿而不知有實甫關漢卿仕
於金金亡不肯仕元其節甚高蓋西廂記自草橋驚
夢以前作於實甫而其後則漢卿續成之者也夫世
之姝麗不獨一崔氏而獨以其記傳記作於王實甫
不傳而關漢卿以名傳關漢卿以文掩其節而獨以
此記傳元微之作崔張記遂身蒙其垢而其記亦傳

嗚呼天下事有若此余觀之竊有感焉故爲之一刷
之

徐逢吉重刻元
本西廂記序

余閱太和正音譜載西廂記譔自王實甫然至郵亭
夢而止其後則關漢卿爲之補成者也二公皆勝國
名手咸富才情兼喜聲律今觀其所爲記豔辭麗句
先後互出離情幽思哀樂相仍遂擅一代之長爲雜
劇絕唱良不虛也而談者以此奇繁歌疊奏語意重
複始終不出一情又以露圭着跡調脂弄粉病之夫
事關閨闈自應穠豔情鍾怨曠寧廢三思大雅之罪

西廂記
卷一
人新聲之吉士也遂使終場歌演魂絕色飛奏諸索
絃療饑忘倦可謂詞曲之關雎梨園之虞夏矣以微
瑕而類全璧寧不冤也近有嫌其導淫縱欲而別爲
反西廂記者雖逃掩鼻不免嘔喉夫三百篇之中不
廢鄭衛桑閒濮上往往而是阿谷援琴東山攜塵流
暎史冊以爲美談惡謂非風教裨哉曲士之拘拘祇
增達生一鼓掌耳余宗仲仁習歌詞曲謂余金元人
之詞信多名家然不易斯記也乃搜諸家題詞刻諸
簡端以示余昔人評王實甫如花閒美人關漢卿如

瓊筵醉客今覽之信然然語有之情辭易工蓋人生
於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今元之詞人無慮
數百十而二公爲最二公之填詞無慮數十種而此
記爲最奏演旣多世皆快觀豈非以其情哉西廂之
美則愛愛則傳也有以夫萬麻上章執徐之歲如月
哉生明泰滄程巨源著陳巨源崔氏春秋序載
徐逢吉重刻元本西廂記
頃來兩勤芳訊僅能一致報柬何乃又煩先生注念
重以佳集之貺耶日盥洗莊誦真使人作天際真人
之想豈直時輩不敢稱小巫遂令元美先生難爲前

西廂記
卷十
矣所寄南曲全譜鄙意僻好本色殊恐不稱先生意
指何至慨焉辱許敘首簡耶翹首南鴻日跂琳璧爲
望不淺耳王實甫新釋頃受教已有端緒俟旣脫藁
千乞寄示或有千慮之一得可備采擇也小兒倖薦
至勤呂長公動色相聞而茲先生亦借齒牙感矣感
矣病後不能作字又屬沍寒呵凍草復仰希在宥嘉
平望日詞隱先生二札
校注古本西廂記考
載王驥德
下同
昨從瑤山丈所得先生所致手札並所詠二冊曠若
復面何先生之不吐棄不佞至此也感且次骨矣頃

辱示西廂考注業精詳矣更無毫髮遺憾矣真所謂
繭絲牛尾無微不舉者耶既承下問敢不盡其下臆
蓋作北詞者難於南詞幾倍而譜北詞又難於南詞
幾十倍北詞去今益遠漸失其真而當時方言及本
色語至今多不可解卽正音譜所收亦或有未確處
誰復正之哉今先生所正誠至當矣又以經史證故
實以元劇證方言至于千古之冤舊爲羣小所竄若眾
喙所訾者具引據精博洗發痛快自有此傳以來有
此卓識否也敬服敬服承諭依正音譜以襯字作細

書甚善第更乞詳查每調旣以譜爲主至於入聲字更查中原音韻所謂作平作上作去者截然不可易乃妙第如俗人機之俗字生以其作平難合調輒妄改作世字而玉石俱焚之石字周高安旣以爲石叶作平則此句第二字用不得平聲如此之類須一一注明不誤後學乃盡善耳注中會意處偶題數語若肯綮處偶著丹鉛亦什中之一未盡揚厲至偶有鄙見願與先生商略之者悉署片紙上方未知當否如他日過焦先生不識可以鄙人所標並就其雌黃否

也生去冬幾死今僅存視息筆硯久塵不能爲先生
茲刻糠粃刻成望惠一部秋深見過之約山靈實聞
此言矣儻能與呂勤之兄同此行尤勝事也近無拙
刻無可爲報愧且奈何鄴架有魯齋郎劇敢借一錄
不敢失污也不具夏五十有九日

小東封後猶有越調小絡絲娘煞尾二句體先生皆
已刪之矣然查正音譜亦已收於越調中且此等語
非實甫不能作乞仍爲錄入於四套後使成全璧何

如又言

王驥德按詞隱先生姓沈諱暉字伯英號密菴吳江人第萬麻甲戌進士仕由吏部郎轉

西廂記
卷之
承光祿性酷好聲律著述甚富詞曲之學至先生而
大明於世生平折簡往復盈篋兩書以余校注崔傳
而致手墨如新入琴吟已化錄置後牘聊存典刑又先
生以注本寄還諄諄囑其人勿風雨渡江恐致不虞
越三日而別書之踵問已至其周慎如此並識以紀
先生之善傳中評語係先生自署故止稱詞隱生云
又按吾鄉先達姚江孫比部先生音律最精兼工
字學蓋得之其諸父大司馬公者往以質先生欣然
命管標識滿帙裨益不淺是傳之成微詞
隱及比部兩先生雅意良侈又並識於此

西廂風之遺也琵琶雅之遺也西廂似李琵琶似杜
一家無大軒輊然琵琶工處可指西廂無所不工琵
琶宮調不倫平仄多舛西廂繩削甚嚴旗色不亂琵
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廂之妙以神以韻琵琶以大西

廂以化此二傳三尺

王驥德評語十六則
注古本西廂記考

下同 裁校

西廂妙處不當以字句求之其聯絡顧盼斐亶映發
如長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
及

西廂概言無所不佳就中摘其尤者則相國行祠風
靜簾閒晚風寒峭彩筆題詩夜去明來數曲窮工極
妙更超越諸曲之上巧有獨至卽實甫要亦不知所
以然而然

諸曲平仄較正音譜或時有出入然自不妨諧叶試

西廂記
錯綜接之無不皆然所謂柳下惠則可也

中原音韻所謂字別陰陽曲中精髓然以繩西廂亦不能皆合如點絳脣首句第四字合用陰字而遊藝中原之原與相國行祠之祠皆是陽字寄生草末句第五字合用陽字而海南水月觀音院之觀與玉堂金馬三學士之二何時再解香羅帶之香皆是陰字以是知求精於律政自不易

西廂用韻最嚴終帙不借押一字其押處雖至窄至檢之韻無一字不俊亦無一字不妥若出天造匪由

人巧抑何神也

記中諸曲生旦伯仲閒耳獨紅娘曲婉麗豔絕如明霞爛錦燦人目皆不可思議

西廂諸曲其妙處正不易摘王元美藝苑卮言至類舉數十語以爲白眉殊未得解又其旨本香奩金荃之遺語自不得不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至訾爲全帶脂粉然則必銅將軍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而始可耶

涵虛子品前元諸詞手凡八十餘人未必皆當獨於

實甫謂如花間美人故是確評

董解元倡爲北詞初變詩餘用韻尙閒沿詞體獨以俚俗口語譜入絃索是詞家所謂本色當行之祖實甫再變粉飾婉媚遂掩前人大抵董質而俊王雅而豔千古而後並稱兩絕陸生儻父復譜爲會真窻直蛇足故是螳臂多見其不知量耳

實甫要是讀書人曲中使事不見痕迹益見爐錘之妙今人胸中空洞曾無數百字便欲搖筆作曲難矣哉

元人稱關鄭白馬要非定論四人漢卿稍殺一等第
之當日王馬鄭白有幸有不幸耳
往聞凡北劇皆時賢譜曲而白則付優人填補故率
多俚鄙至詩句益復可唾西廂諸白似出實甫一手
然亦不免猥淺相沿而然不無遺恨

今曲以西廂琵琶爲青鳳吉光而一曲不幸皆遭俗
子竄易又不幸坊本一出動稱古本云云實不知古
本爲何物余嘗戲謂時刻一新是一曲更落一劫客
曰今寧必無更挾彈子後者耶余謂余固不爲此輩

設也

西廂韻士而爲淫詞第可供騷人俠客賞心快目抵
掌娛耳之資耳彼端人不道腐儒不能道假道學心
賞慕之而噤其口不敢道李卓吾至目爲其人必有
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而借以發其端又比之
唐虞揖讓湯武征誅變亂是非顛倒天理如此豈講
道學佛之人哉異端之尤不殺身何待獨云西廂化
工琵琶畫工一一語似稍得解又以拜月居西廂之上
而究謂琵琶語盡而詞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

竭此又竊何元朗殘沫而大言以欺人者死晚矣俗頌

子復因焚書中有評二傳及拜月紅拂玉合諸語遂演爲亂道終帙點污覓利瞽者余戲謂客是此老阿

鼻之報客
爲一笑

天池先生解本不同亦有任意率書不必合窾者有
前解未當別本更正者大都先生之解略以機趣洗
發逆志作者至聲律故實未必詳審余注自先生口
授而外於徐公子本采入較多今暨陽刻本蓋先生
初年厓略之筆解多未確又其前題辭傳寫多譌觀
者類能指摘至以實甫本爲董解元本又疑董本有

二此尤未定之論蓋董解元爲金章宗朝學士始創

爲搗彈院本實甫循董之緒更爲演本由元至今三

百餘年由董至王亦一百三數十年

董解元蓋宋光寧兩朝間人

時代久遠流傳失真然其本故判然別也陶宗儀輟

耕錄所稱董解元作正指搗彈之本而非誤誤之者

自淮南逸史始也董本人間絕少余往從友人劉生

乞得以呈先生先生詫賞甚評解滿帙未及取還爲

人竊去頃歛中及武林已有刻本碧筠齋本間有存

者余初從廣陵購得一本爲吾郡司理竟陵陳公取

去後復從武林購得一本今存齋頭而朱石津本尤
祕卽先生存時亦未之見余爲友人方將軍誠甫所
貽者憶徐公子本先生亦從世人以綿搭絮一曲爲
落韻聽琴折擬改幽室燈青爲燈紅下一層兒紅紙
幾棍兒疎櫺爲一匙兒糲刷幾尺兒紗籠問病折眉
黛遠山二句爲眉黛山尖不翠眼梢星影橫參等語
皆別本所無蓋先生實不知此調故有中數句不韻
一體故余注本皆棄去不錄暨本出頗爲先生茲喙
余非故翹其失特不得不爲先生一洗刷之耳

記崔氏不自實甫始也微之既傳會真人宋而秦少游毛澤民兩君子爰譜調笑實始濫觴安定之趙復次第傳語寄詞鼓子則節拍有加矣迨完顏時董解元始演爲北調比之絃索命曰西廂然第搗彈家言而匪登場之具也於是實甫者起沿用麤弄諸色組織董記倚之新聲董詞初變詩餘多椎樸而寡雅馴實甫斟酌才情緣飾藻豔極其致於淺深濃淡之間令前無作者後揜來喆遂擅千古絕調自王公貴人逮閨秀里孺世無不知有所謂西廂記者顧繇勝國

抵今流傳既久其間爲俗子庸工之纂易而失其故
步者至不勝句讀余自童年輒有聲律之癖每讀其
詞便能拈所紕繆復搯擊而恨故爲盲瞽學究妄誇
箋釋不啻嘔噦而欲付之烈炬也既覓得碧筠齋若
朱石津氏兩古本序碧筠齋者稱淮干逸史首署疏
注僅數千言頗多破的朱石津不知何許人視碧筠
齋大較相同關中杜逢霖序言朱沒而其友吳厚耶
氏手書以刻者並屬前元舊文世不多見餘刻紛紛
殆數十種僅畏陵徐士範秣陵金在衡錫山顧玄緯

三本稍稱彼善徐本閒詮數語偶窺一斑金本時更
字句亦寡中窾獨顧本類輯他書似較該洽恨去取
弗精疵繆閒出然總之影響俗本於古文無當也故
師徐文長先生說曲大能解頤亦嘗訂存別本口授
筆記積有歲年余往暨周生讀書湖上攜一青衣故
善肉聲鉛槧之暇酒後耳熱時令手紅牙曼引一曲
桃花墮而隄柳若爲按拍也輒手丹鉛爲訂其譌者
芟其蕪者補其闕者務割正以還故吾余家藏元人
雜劇可數百種許閒有所會時疏數語又雜采他傳

記若諸劇語之足相印證者漫署上方久之遂盈卷
帙既又並微之本傳若王性之氏辨證及顧本所錄
諸引篇章有繫本記者別爲攷正一卷附之簡末稍
爲崔氏及實甫一伸沈寃蓋實甫之詞稍難詮解者
在用意宛委遣辭引帶及隱語方言不易彊合憶余
入燕故元大都實甫粉榆鄉也舉詢其人已瘖不能
解故余爲釋句其微辭隱義類以意逆而一二方言
不敢漫爲揣摩必雜證諸劇以當左契大氏取碧筠
齋古注十之二二取徐師新釋亦十之二二今之詞家吳

郡詞隱先生實稱指南復函請參訂先生謬假賞與
凡再易稿始克成編頃周生嗤我謂惜也子志鵬翼
而修鼠肝曾是淫哇之靡而搖其筆端也謂大雅何
余曰螻螳屎溺何之非道今風人學士孰不爭口賞
崔傳而豕渡之疑若耳食之陋並塵阿堵毋俛俛有
詩亡之恨乎余懼其以小道而日淪之澌滅也故不
惜猥一染指詎敢稱實甫忠臣聊以爲聽折楊皇琴
者下一鼓吹云爾抑舊傳是記爲關漢卿氏所作邇
始有歸之實甫者則涵虛子之正音譜故臚列在也

獨世謂漢卿續成其後未見確證然淄澠涇渭之辨殊自不廢兩君子他作實甫以描寫而漢卿以瑠鏤描寫者遠攝風神而瑠鏤者深次骨須持此以當兩君子三尺思且過半卽有具眼者或不以余言爲孟浪也若編摩之概與詮釋之指並見凡例中序不能悉萬厯甲寅春日大越琅邪生方諸僊史伯良氏書

王驥德校注古本西廂記序

西廂桑閒濮上之遺也然幾與吾姬孔之籍並傳不朽李獻吉至謂當直繼離騷夫非以其辭藻濃至卽

涉淫靡有不可得而屏斥者哉顧其書二百年而傳
而是二百年之中所爲鼠朴之竄若金根之更者已
紛若列蝟文人墨士匪懸睇目輒操褊心概津津稱
豔弗置不問魯鼎之多贖也於是其書存也而其實
不啻亡矣吾友會稽王伯良氏博雅君子也於學無
所不窺而至聲律之閑故屬夙悟雅爲吾郡詞隱先
生所推服謂契解精密大江以南一人往先侍御令
越俾余二三伯仲同伯良講業署中鉛槧之暇口及
崔傳每忼愾爲實甫稱寃時援故不可解之文以質

而伯良倒囊以示引據詳博未嘗不利然繫節爲浮
大白一醉高榆叢桂閒也余數從臾伯良曷不更署
爰書爲實甫平反地乎蓋抵今而始得絜令甲以懸
之國門矣其書毋論校讎之覈令魯靈光不改舊觀
而疏語以折蝸蟻之喙考說以破筍梲之疑鉅苞經
史鎖拾稗官淺叶康衢精比黍籥俾字無可奸之律
證有必信之文破壁復完羣吠頓息蓋詞隱夙有此
志而見伯良且先著鞭輒閣筆自廢作何平叔語曰
王輔嗣已注老子矣汲冢仍新風流不墜實甫有靈

當頓顙九京一笑懷環報之感耳抑崔氏於王故有
夙緣自實甫始倡豔辭性之繼伸宏辯吾伯良以窮
蒐冥解之力踵成兩君子之緒而又微之觀察性之
僑寄咸於伯良氏之會稽陵谷邈矣事若有待非字
壤間一大奇也哉伯良時髦兼修兩漢六代之業結
撰甚富多勒琬琰時遊戲爲今樂府流布海內久令
洛陽紙貴此第其牙後慧然不妨爲才士之木屑也
已萬厯歲在癸丑重陽日吳郡粲花館主人書

毛以燧序

載王驥德校
注古本西廂記

嘗觀古今典籍百千其體傳奇亦一體也大都有事
實卽有紀載有紀載卽有校注校以正之使句字之
蕪者芟殘者補注以解之使意旨之迷者豁絕者聯
古人觸疑於睫莫不求辨於心而況傳奇夫傳奇稱
最善者要在濃淡得體而實不繇妝抹成近世製劇
淡則嚼蠟無味濃則堆繡不勻斯亦無庸校注已至
如古本西廂元劇也劇尙元元諸劇尙西廂盡人知
之其辭鮮穠婉麗識者評爲化工洵矣但元屬夷世
每襍用本色語而西廂本人情描寫皆刺骨語不特

豔處沁人心髓而其冷處著神閒處寓趣咀之更自
雋永一二俗子以本語難認別而意竄易之徒取豔
調形諸歌吟而冷與閒茫然未有會也是不足爲西
廂冤哉且遇崔者微之也而會真記以張易元此古
來瀟灑之士善隱現以俟自明苟聽其移甲乙混彩
花而不爲闡晰則微之與崔娘一片映對心情鬱勃
不得達昔人有靈當必歎百年無知己也吾郡方諸
生王伯良氏受業徐文長公解實甫本甚確梓行於
時伯良宗其說拓以己意訂譌剖疑極校注之妙而

累代諸名流辯核讚詠交口作元崔證者伯良復彙
考成集且彙考中仍不遺校注焉余參究之餘見其
整而有次如苗就耨井而有緒如絲向理詳而不漏
如圖輞川種種俱備非靈心爲根而敷以博雅者寧
有是耶此真西廂善本也付剞劂廣其傳百世而下
欣慕往蹟不苦稽覽無地其在斯編也夫萬厯癸丑
歲嘉平月山陰朱朝鼎書於香雪居

朱朝鼎跋
王驥德校注古

本而
廂記

文章自正體四六外有詩賦歌行律絕諸體曲特一

西廂記
未批
賸技耳然人不數作作亦不數工其描寫神情不露
斧斤筆墨痕莫如西廂記以君瑞之俊俏割不下崔
氏女以鶯鶯之嬌媚令獨鍾一張生第琴可挑簡可
傳圍可解隔牆之花未運也迎風之戶徒開也敘其
所以遇合甚有奇致焉若不會描寫則鶯鶯一宦淫
婦人耳君瑞一放蕩俗子耳其於崔張佳趣不望若
河漢哉余嘗取而讀之其文反反覆覆重重疊疊見
精神而不見文字卽所稱千古第一神物豈其然乎
閒以膚意評題之期與好事者同賞鑒曰可與水月

景色天然妙致也

陳繼儒批評音
釋西廂記序

云何是一切世出世法曰真曰幻云何是一切非法
非非法曰卽真卽幻非真非幻元才子記得千真萬
真可可會在幻境董王關李陸窮描極寫擷翻簸弄
洵幻矣那知箇中倒有真在耶曰微之記真得幻卽
不問且道箇中落在甚地昔有老禪篤愛斯劇人問
佳境安在曰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此老可謂善
入戲場者矣第猶是句中玄尙隔玄中玄也我則曰
及至相逢一句也無舉似西來意有無差別古德有

西廂記
言頻呼小玉二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不數德山歌
壓倒雲門曲會得此意逢場作戲可也袖手旁觀可
也黃童白叟朝夕把翫都無不可也不然鶯鶯老去
矣詩人安在哉耿耿熱眼歎矣與汝說會真六幻竟
幻因元才子會真記 圖 詩 賦 說 夢

搗幻董解元西廂記

劇幻王實父西廂記

賡幻關漢卿續西廂記

附圍棋闖局 箋疑

夏幻李日華南西廂記

幻住陸天池南西廂記

附園林午夢

三山謏客說
載閱遇五

會真
六幻

看書不從生動處看，不從關鍵處看，不從照應處看，
猶如相人，不以骨氣，不以神色，不以眉目，雖指點之，
工言驗之，切下焉者矣。烏得名相語曰：傳神在阿堵，
閒嗚呼！此處著眼，正不易易。吾獨怪乎世之耳食者，
不辯真贗，但聽名色，便爾稱佳。如卓老文長眉公種，
種諸刻盛行於世，亦非真本。及覩真本，反生疑詫，掩
我心靈，隨人嗔喜。舉世已盡然矣。吾亦奚辯？今覩聖

西廂記
卷之四
子陸賈一語疊用照應呼吸生動乃評之曰一用妙
二用妙妙三用以至五用皆稱妙絕趣絕又如用頭
巾語甚趣帶酸腐氣可愛往往點出皆人所絕不著
意者一經道破煞有關情在彼作者亦不知技之至
此極也聖歎嘗言凡我批點如長康點睛他人不能
代識此而後知聖歎之書無有不切中關鍵開豁心
胸發人慧性者矣夫西廂爲千古傳奇之祖聖歎所
批又爲西廂傳神之祖世不乏具眼應有取證在幸

毋曰劇本當從史記左國諸書讀之可也時康熙己

酉年天都汪溥勳廣因氏題於燕臺旅次

汪溥勳西廂記序原

注右序字字珠璣語語會心真看書之要訣也今坊刻借作李卓吾本敘者誤 載大業堂刻本西廂

宋孫明復贊曰李文定請以弟之女妻之孫曰相女

不以嫁公侯乃以嫁山谷衰老古無有之其曰相女

者相門之女正以李復古曾為相故也西廂末劇有

自古相女配夫世多不解烏知實本諸此

毛奇齡西河合集詞

話一

西廂久為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

西廂記
者抄
頗行第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有和尙們回
施些幽期密約句余向所釋但曰施僧曰布施反乞
僧施曰回施以爲本文已明不必更有引釋耳後友
人有論及者堅謂回作曲解是委曲周旋意雜引回
曲二字作證曾記北史北齊李庶無鬚人謂天闍崔
謚嘗戲庶曰教弟種鬚法取錐刺面爲竅而插以馬
尾當效是時崔族多惡疾庶因答曰請先以方回施
貴族藝眉有效然後種鬚蓋惡疾是癩疾以癩者無
眉故云也然則回施反施矣蔡子伯曰施音賜今俗

稱回賜者卽回施之謂尤較直捷但釋古須有據耳

毛奇齡西河合集

詞話二 下同

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卽舞曲中詞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白唐人作柘枝詞蓮花鏡歌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詞稍稍相應然無事實也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時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猶無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搦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搦彈並念唱之嗣後金作清樂仿遼

西廂記 卷十
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帶唱帶演以司唱
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詞而復以男
名末泥女名旦兒者並雜色人等入勾欄扮演隨唱
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低揖只將花笑撚則
旦兒撚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
又曰連廂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
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與古舞法無以異也至元人
造曲則歌者舞者合作一人使勾欄舞者自司歌唱
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爲度謂

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
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西廂者合五劇而譜一事者
也然其時司唱猶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遽變往
先司馬從甯庶人處得連廂詞例謂司唱一人代勾
欄舞者執唱其曰代唱卽已逗勾欄舞者自唱之意
但唱者祇二人末泥主男唱旦兒主女唱他若雜色
入場第有白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
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爲南曲則雜
色人皆唱不分賓主矣少時觀西廂記見每一劇末

必有絡絲娘煞尾一曲於扮演下場後復唱且復念
正名四句此是誰念誰唱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
曲齊下場後復有煞尾一曲正名四句總目四句俱
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連廂詞例則司唱者在
坐間不在場上故雖變雜劇猶存坐間代唱之意此
種移蹤換蹟以漸轉變雖詞曲小數然亦考古者所
當識者故先教諭曰世人不讀書雖念詞曲亦不可
況其他也